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A/35/654
S/14267

24 November 198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26 和 50

中东局势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
执行情况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五年

1980年11月21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在过去一年给你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已一再表示自称为巴解组织的组织是一个犯罪集团，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工具。

我也已经指出，巴解组织的所有活动都是为那些坚决反对中东和平的人的利益服务的。那些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抵制份子设法使这个地区不得稳定，他们把巴解组织当作达到此目的的一个方便的工具。

1980年11月2日《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的文章，揭露了巴解组织对于“恐怖主义国际”所起的关键作用，苏联直接地或通过各种例如东德等代理人利用巴解组织作为促进苏联在中东的外交目标及其在其他地方的颠覆的工具。该文作者罗伯特·莫斯是伦敦皇家国防研究院的讲师。

可以让人相信的是莫斯先生用文件证明苏联给予巴解组织恐怖份子的支援和训练，以及巴解组织为了回报而提供服务，以便促进苏联在中东以外运至欧洲和澳大利亚等

地的利益，这一切都意味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随函附上该文的摘录，谨请将此摘录连同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6 和 50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布卢姆（签名）

附 件

1980年11月2日罗伯特·莫斯在《纽约时报杂志》
上的文章摘录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是受苏联公开支持的，必须视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即使有些杰出的西方政治家硬说并非如此。

．．．

“1973年8月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在布拉格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会议上对“民族解放”运动在改变“各种势力的相互关系”以利“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的作用，表示敬意。他的演说——由于东欧代表的泄漏，英美国政府已知其内容——表示，苏联正设法利用恐怖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蓄意计划的工具。在勃列日涅夫演说后，苏联已特别增加它对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巴解组织——的支持，巴解组织已成为许多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的协调组织，也是中东的革命先锋队。

．．．

“虽然无法获得确切数字，从阿拉伯世界、非洲、拉丁美洲、西欧和远东吸收来的而且已在苏联集团内接受游击战、破坏、巷战、暗杀技术和地下工作等训练的人，推测一共有数千人之多。脱离巴解组织的背叛份子说，1974年以来，单单巴勒斯坦人就有1000名以上在苏联集团的军营受训。与巴解组织竞争的支派团体包括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也在辛菲罗波尔附近的苏联军校上课。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泽赫迪·拉比卜·特尔齐在1979年的一次新闻访问中说，“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欢迎我们的自由斗士进行他们的军校受训。”

“有些新吸收的人员是从受邀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监督下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好大学就读的外国人中挑选的。

.....

“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最有名的校友是化名为“卡洛斯”的委内瑞拉恐怖分子伊利奇·拉米雷斯·桑切斯……”

“根据卡洛斯的自述，他由于生活不检点和不受纪律而被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开除。不过，西欧情报来源认为，这个故事是一种遁辞，目的是掩护卡洛斯被克格勃吸收担任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特别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联络人这个事实。

.....

“卡洛斯由于一系列行动——包括1973年12月在伦敦企图谋杀著名的犹太商人约瑟夫·爱德华·西夫和1975年在巴黎奥利机场以火箭攻击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而取得国际盛名，最后一次行动是1975年12月在维也纳绑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部长。法国安全局找出证据，证明古巴情报局与巴黎卡洛斯集团有关系。法国后来驱逐了三名以文化参赞名义在古巴大使馆任职的古巴情报局人员。法国情报局另外还认出其中第四名驻在伦敦的古巴情报官员，他据称是当地卡洛斯小组的“控制人”。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恐怖分子在苏联集团接受训练后对西欧进行恐怖攻击的例子。1975年9月，荷兰警方逮捕了四名叙利亚人，他们属于一个计划劫持一列载送苏联犹太人的火车的小组；这些叙利亚人招认说，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营地受过训练。

.....

“大部分国际恐怖主义者使用的武器都源自苏联集团……。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曾使用苏联制造的热追踪式Strela防空导弹（萨姆—七型）对民航飞机

进行了一系列没有成功的攻击企图。

.....

“苏联集团国家也直接向恐怖组织运送军火。 泽赫迪·特尔齐透露说，巴解组织从苏联收到“直接托运”的军火和炸药。目前巴解组织拥有的苏制武器包括 T-34 型和 T-54 型坦克以及中程大炮。据西方情报来源称，在 1979 年 3 月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期间达成了一项维持直接运送军火渠道的协议。

.....

“1978 年 1 月 19 日，以色列安全局逮捕了一名在特拉维夫担任东德特务的希族塞浦路斯人帕奈约蒂斯·帕沙利斯，证实苏联集团参与向恐怖分子提供行动情报——如选择攻击对象。帕沙利斯是一家塞浦路斯共产党报纸和东德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他告诉以色列，他曾把可能目标物的详尽照相档案材料寄往塞浦路斯尼科西亚。根据帕沙利斯（以色列情报来源认为他是一名主要特务）的供词，这些材料从尼可西亚送到东柏林后编入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中央档案，该部利用该国的国家电视公司作为间谍工作的掩护所。

“帕沙利斯案件的细节有力地证实一些西方情报来源的指控，即苏联已交给东德国家安全部广泛的任任务，负责向国际恐怖分子输送情报支援。1979 年 4 月 24 日，西德警方在西柏林逮捕了一个巴解组织七人行动小组。该小组的首领是阿里·沙勒比亚，他是巴解组织情报首脑阿卜·伊亚德的主要付手。在几天之内，另外两个巴解组织行动小队在企图越过奥地利和荷兰边界时被截获。经过审问，这些巴勒斯坦人供认，他们的任务是炸毁西柏林的燃料库和其他的重大工业设施。西德保护宪法办公室高级官员认为，东德国家安全部为这项失败的袭击，以及为其他的袭击联邦共和国境内目标物的行动提供了行动情报。（去年秋天，西德安全部发现，东德国家安全部正在东柏林招待一个代号“第 17 号武力”的巴解组织小组。

“从东德扮演的角色可看出，苏联把许多联络恐怖主义集团的敏感性工作都交给代理人进行。大多数东欧的安全处都象东德国家安全部一样是在俄国人完全控

制下行动的；其他的代理人虽然不永远这样听话，不过他们也一样地有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巴、阿拉伯的激进国家和无孔不入的巴解组织。

.....

“莫斯科与巴解组织之间目前所存在的这种紧密关系要溯自1974年夏天，当时亚西尔·阿拉法特作为贵宾访问了莫斯科。今天，在贝鲁特的苏联大使馆确保了莫斯科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之间的经常性联络，该大使馆为克格勃在中东的最重要情报站提供掩护。（在苏联所任命的88名驻贝鲁特的外交官中，有37名已被西方情报来源判明为克格勃或总参情报部的官员）。莫斯科与巴解组织的主要联系人是1974年9月到黎巴嫩上任的苏联大使亚历山德尔·索达托夫。

“索尔达托夫由于同亚西尔·阿拉法特过从甚密，而得以在巴解组织内部建立一个可靠的“苏联游说集团”。巴解组织领导阶层分成若干派系，有些派系比较倾向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波斯湾地区的保守君主国或中国，而不倾向苏联。叛离巴解组织的人，和受以色列讯问的高阶层犯人透露说，目前阿拉法特平均每周同索尔达托夫会晤一次，并且在授权进行任何重大的恐怖主义活动或政治活动以前，必先同苏联大使进行协商。监视索尔达托夫在贝鲁特的活动的西方外交人员发现，今年早些时候，在六周时间里，这两个人进行了至少七次冗长的协商。根据情报来源的报导，在3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阿拉法特报告了巴解组织情报头子阿布·伊亚德前此访问科威特、亚丁和也门的结果。这些来源说，阿布·伊亚德调查了在波斯湾地区巴勒斯坦社区扩大巴解组织秘密活动的可能性。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酋长国境内的巴解组织支部隶属于以阿布·吉哈德为首的贝鲁特巴解组织指挥部。西方情报来源相信，在阿拉法特同索尔达托夫之间3月15日的会议后两天阿布·吉哈德秘密访问莫斯科一事，同加紧破坏波斯湾地区那些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国的稳定的计划有关。

“弗拉季米尔·萨哈洛夫——1971年脱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东专家——已陈述了苏联加紧支援阿拉伯半岛颠覆活动的情况。萨哈洛夫曾在也门的萨那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同“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酋长国境内暴动集团高级特务”之间会议的译员。他还报导说，去年11月，恐怖分子以熟练的手法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动摇了国内和国际上对沙特王室稳定的信心。他听到有些参加袭击的恐怖分子是“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半岛人民阵线的成员”。西欧情报来源透露说，有些麦加暴动分子（他们的作战计划要求随后在麦地那、塔伊夫和利雅得进行暴动）曾在南也门拉赫杰附近的营地——过去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训练新兵的地方——接受古巴和东德指导员的训练。由于苏联到目前为止还未能组成有效的沙特阿拉伯共产党——虽然1975年成立了一个共产党，但是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使它对巴解组织作为波斯湾革命先锋的作用更感兴趣。

“目前巴解组织同一些随着阿亚图拉鲁霍拉赫·霍梅尼取得权力的伊朗革命领导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5月底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法塔赫会议中，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代表就是阿巴斯—阿加，别号阿布·沙里夫。他当时是阿亚图拉的革命警备队队长。他在6月间一次旨在削弱较“温和”的阿布勒哈桑·巴尼—萨德尔总统的地位的权力斗争中辞去了这个职务。……

“阿布·沙里夫同阿拉法特、阿布·吉哈德和巴解组织其他主要人物的联系可以上溯到1970年年初，他参加黎巴嫩一个法塔赫营的游击队训练课程的时候。在伊朗国王倒台以后……一个曾在苏联接受情报训练的巴解组织特遣队被派往德黑兰协助肃清“反革命分子”。阿布沙里夫在一些人包括阿亚图拉的一个孙子在内的支持下，说服伊朗大力资助巴勒斯坦的军费，并派遣200多名伊朗“志愿军”到黎巴嫩南部同巴解组织并肩作战，报答了巴解组织对他个人的恩惠。

“目前伊朗的巴解组织支部的头目是哈尼—哈桑，别名阿布·哈桑，他是一个属于阿拉法特的核心顾问集团的约旦公民。阿布·哈桑在派往德黑兰以前，担任法塔赫安全部的副部长。……

“……阿布·哈桑在德黑兰的活动十分符合苏联的需要。 1979年10月12日，一个巴解组织高级代表团，其中包括阿布·吉哈德、阿布·瓦利德（主管“特别作战”）和胡斯尼·加齐侯赛因上校等人，抵达德黑兰。 逃离伊朗的伊朗官员声称，这个巴解组织特遣队，在阿布·哈桑安排下与伊朗革命领导分子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建议了11月4日袭击美国大使馆的行动。 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详细资料，无法证实这项报导。 但是西欧情报来源报导说，阿布·哈桑是促使霍梅尼拒绝迅速解决大使馆的占领的几个顾问之一，并说最初袭击大使馆的人员包括曾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营地接受训练的一些伊朗人。 无论如何，大使馆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这有助于分散穆斯林革命者对邻国阿富汗的教友所受迫害的注意力，并有助于将霍梅尼的革命引导到激烈反美的方向。

“9月间，伊拉克—伊朗战争爆发以后，巴解组织继续偏向伊朗人，巴勒斯坦人可能因此而对支持伊拉克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约旦，制造困难。（约旦境内约有1,127,000名巴勒斯坦人，沙特阿拉伯境内约有18万名）。

“巴解组织对苏联的好处远超过中东的范围之外。 黎巴嫩、叙利亚、南也门和利比亚的法塔赫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训练营——这些训练营有很多苏联集团的指导员——经常征集来自各地——远至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暴动分子

……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同意大利地下革命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利用意大利的过境设施及对巴勒斯坦行动的后勤支援。 1979年11月7日，意大利警察拦住一辆在亚得利亚海沿岸急驰的汽车。 他们发现两名乘客都是红色旅成员，并携有SAM-7型导弹。 这种武器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制造，并以一艘叙利亚人操作的小船—Sidon号偷运到意大利。 虽然人民阵线声称缴获的SAM-7型导弹是运往其他地方的，意大利的安全专家相信这种武器是用来对付意大利的一些政治目标的。 这种看法符合西德调查人员的结论，即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人是同巴勒斯坦人有关系的。”